

现代汉语词义组合分析

——以名词非自由义为例*

王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chsw@nus.edu.sg

摘要: 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以及语言应用需求的推动,词义组合分析成为当今语言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在 4300 余个名词(以义位为单位)的语法属性描写基础上,首次明确定义了现代汉语名词自由义和非自由义的划分标准,并详细刻画其在组合中所受到的语法限制、搭配限制,探讨词义特征与词的组合能力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目的是为大规模的汉语词义组合分析探索出一条路子。

关键词: 词汇语义学 词义组合分析 自由义 非自由义 汉语名词

A Grammatical Study on Restricted Meaning of Chinese Nouns

Wang Hu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1757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Lexical Semantics, especially the syntagmatic study of lexical meaning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tive force from Applied Linguistics, i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linguists'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the 8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rge-scale and in-depth syntagmatic analysis of nominal meaning in Mandarin Chines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more than 4,300 noun senses, a distinction criterion between the Free meaning and Unfree meaning is put forward, and their syntactic behaviors and semantic constrains in sentences are also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lexical meaning and its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advance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emantics in general and provide a solid basis for Chinese lexicography and grammar description.

Key words: Lexical Semantic, Syntagmatic Analysis, Restricted Meaning, Unrestricted meaning, Chinese Nouns

* 本项研究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术研究基金(编号: R-102-000-029-112)与中国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编号: YB105-51)的资助,谨致谢意。

1. 引言

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以及语言工程实践的推动,词汇语义学日益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词义系统内的聚合关系(包括同义、反义、上下位关系等)的分析。20世纪90代以后,对语言符号使用更加精密的要求促使人们深入到词义系统内部,进一步考察词在实际运用中的词义变化、分布特点和组合限制,揭示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别。英国著名语义学家 Lyons 就明确指出“词的意义和它的分布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1],”“任何词义,无论组合受严格限制与否,都应包括该词的替换关系和组合关系”^{[2][p124]}。近年来新出现的境况语义学、认知语义学、概念语义学和框架语义学的高潮也都是主张在组合关系中研究词义。符淮青、苏宝荣、张志毅、刘美君等学者开始对汉语词义组合分析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3-6]。

词语的自由义和非自由义,是词义组合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著名语言学家 C.H.维诺格拉托夫院士首次提出“习用范围受限制的词义、句法作用受限制的词义、搭配方式受限制的词义”都是非自由义^[7]。80年代,俄罗斯学者伏敏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词义可以分为自由义和非自由义两大类。自由义指词按照它所属的词类而自由充当句子成分的意义,如 Г о л о в а (头)、Н о с (鼻子)、Г л а з а (眼睛)、с т о л (桌子)等词的基本义。非自由义分为3种情况:①同熟语联系的意义;②受句法制约的意义;③受结构限制的意义。这种观点对我国学者的影响很大,受此启发,武占坤、王勤分析了汉语多义词的自由义和非自由义^[8]。《语言学百科词典》(威雨村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也收录了自由义和非自由义这对术语。

我们认为,自由义和非自由义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词义和词的组合能力之间相互制约关系,而且也十分有助于语法分析的深入。但目前该研究还是基本上处于在比较零散的理论探讨与举例性分析阶段,大规模的系统研究还没有见到,甚至对于自由义和非自由义的定义各家还都说法不一。二者的区分有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客观区分标准?非自由义在组合中究竟受到哪些限制?它们在不同语言中有什么具体特点与共性?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将以义位为描写单位,对现代汉语名词非自由义在句中所受到的种种组合限制进行全面的考察,尝试着在一个较大范围内通过穷尽性的微观分析、比较,力图得到名词义位与其分布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为大规模的、系统的汉语词义组合分析探索出一条路子。

2. 现代汉语名词的自由义和非自由义

名词义在组合中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限制。比如,有的名词可以单独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和中心语(受数量词、名词直接修饰)等语法位置上,但也有少数名词只能出现在其中的一两个位置上^{[9][10]}。如“幅员”只能在特定结构中作主语:

[1]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张承志《北方的河》)

[2] 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诸国(太平洋战场)。(邓贤《大国之魂》)

显然,这种差异是由词义内容的不同造成的。一个词具有的语法功能越多,在句中的出现位置越多,词义分布的自由度也越高。

在多义词内部也同样存在这种自由度的差别。比如,“参谋”有以下两个义位:

【参谋】①军队中参与指挥部队行动、制定作战计划的干部。

②泛指代出主意的人:他给你当~。

②义是从①义发展出来的，指称范围比①义大，但受到更多的组合限制（见表1）：

语法功能		①义	②义
单作主语	~+动词	~走了/~过来了 /~喊道/~说	/
单作宾语	动词+~	召来~/告诉~/批评~/送走~ 成了~/当~/作~/是~	当~/作~
作定语	~+名词	~人员/~学院	/
作中心语	名词+~	上尉~/少校~/上校~陆军~/空军~	/
	数量词+~	一个~/一位~/一些~	一个~
	动词+~	作战~/警卫~/保卫~/联络~/值班~	/

表1 “参谋”两个义位的组合能力对比

从表中可以看到，“参谋①”具备汉语名词的各种语法功能；而②的词义分布空间则狭小得多，只能与动词“当、作”，或量词“个”搭配，出现在宾语和中心语位置上。

笔者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9]中收录的全部4319个名词（以义位为单位）的语法功能进行了考察（表2）：

语法功能		数目	所占比例
单独作主语		3930	91.0%
单独作宾语		4154	96.2%
单独作谓语		3	0.1%
单独作补语		0	0
单独作状语	直接修饰动词	3	0.05%
单独作定语	直接修饰名词	3210	74.3%
单独作中心语	受数量词修饰	3745	86.7%
	受名词直接修饰	3300	76.4%
	受动词直接修饰	964	22.5%
	受人称代词直接修饰	351	5.8%
	受数词直接修饰	138	2.2%

表2 现代汉语名词的句法功能统计

结果发现，没有一项语法功能是全体名词都具备的。名词作宾语、主语的能力最强，作中心语（受数量词、名词直接修饰）次之，作定语（直接修饰名词）也在70%以上；而能作谓语、状语、或受动词、人称代词、数词直接修饰的都只有极少数名词。因此，我们可以把前5项分布看作是现代汉语名词的优势分布，是无标记的。具有全部这5项优势分布的名词义称为名词的自由义，如“汽车”和“参谋①”；反之，那些不能直接充当上述5种语法成分，或者必须连带其他成分后才具有这些语法功能的名词义，我们则称为名词的非自由义，如“幅员”和“参谋②”。

3. 名词非自由义的句法功能限制

3.1 作主语有限制

3.1.1 不能作主语（占0.04%）

汉语名词一般都可作主语，本文考察的4319个名词义中只有15个不能充当主语。如：
例1 【肺腑】②比喻内心：感人~。

[1]在黑夜那最安适的时刻里,会忽然有一种浸入肺腑的难过。(刘心武《心里难过》)

[2]这些诗出自肺腑,因而是感人肺腑的。(曾卓文集(三))

不能说“*我的肺腑很感动”。

例2【田地】②地步:想不到他会落到这步~。

[1]这个家还没到开不了饭的田地。(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感情坏到这个田地,多说话有什么用?(钱钟书《围城》)

不能说“*这个田地她不会到的”。

3.1.2 必须带上某种修饰成分才能作主语(占8.6%)

有一些名词义(374个),本身不能作主语,但带上某种修饰成分以后就可以了,如:

例1【方面】就相对的或并列的几个人或几件事物之一说,叫方面。

[1]司马灵学过医,这方面他懂得很多。(王朔《痴人》)

[2]重庆方面,立刻就有了反应。(莫怀戚《陪都就事》)

例2【意见】①对事情的一定的看法或想法。

[1]我个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意见,一时所想得到的不过如此。(俞平伯《我的道德谈》)

[2]我们的意见都是提出来供你参考,不一定合适。(王朔《修改后发表》)

该类名词一般不能单独回答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A. 一价名词,从意义上看,它们在表示某种属性同时,还隐含了该属性跟另一个事物之间的某种依存关系。因此,在句中出现时往往要求一个实体名词共现^[11]。如:

a) 属性,如:幅度(增产~)、痕迹①(墨水~)、痕迹②(旧日的~一点也没有了)、架子④(锄地的~)、焦点③(争论的~)、样子②(小姑娘的~很可爱)

b) 时间,如:工夫①(三天~过去了)、时候①(多少~没吃饭了)、时间②(一年~不算短)、时期(抗战~很艰苦)、世纪(二十一~到来了)、小时(两个~太长了)

c) 空间,如:角②(桌子~儿掉了)、头⑦(他们那~儿很团结)

B. 二价名词,如:“意见①”一般是某人针对某事或某人的,在句子里它要求两个配项与之共现^[12]。类似的名词义还有:爱称(人们对祖国的~很多)、念头(她心中的这个~越来越强烈)、意见②(人家对他的~很多)、愿望(小女孩的~终于实现了)。

3.2 作宾语有限制

3.2.1 不能作宾语(占0.01%)

不能作宾语的名词数量更少,我们只发现了以下4个,占名词总数的0.1%。

例1【标本】①枝节和根本:~兼治。不能说“*兼治问题的标本”

例2【儿女】②男女:~情长。不能说“*注重儿女”

例3【耳目】②指见闻:~所及|~不广。不能改变语序:“*增加了不少耳目”(意思变了)。

这些名词义也都是多义词中的一个引申义或比喻义,不能单独回答问题,而且只能出现于少数比较固定的格式之中。

3.2.2 必须带上某种修饰成分才能作宾语(占3.7%)

汉语中不能单独作宾语的名词,一般也不能单独作主语*。在我们所考察的4319个名词

^① 例外只有13个:禀性(~难改)、话语(~不多)、近况(~如何)、路②(~很远)、年景①(~不错)、品质①(~很好)、盛况(~空前)、思绪②(~不宁)、天②(~儿还早呢)、问题③(~在于英语)、行

义中，必须带上修饰成分后才能作宾语共有 161 个，如：

例 1 【说法】②意见；见解：“后来居上”是一种鼓舞人向前看的～。

[1]我不同意你这错误人人有份说法，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王朔《懵然无知》）

[2]我突然觉得很泄气，有些同意他的说法。（阿城《棋王》）

例 2 【愿望】希望将来能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他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

[1]这两样东西有钱也没处买，都是些可望不可及的愿望。（王朔《看上去很美》）

[2]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梁晓声《表弟》）

这一类的名词义可分为以下 4 种：

- a. **表属性/状态**，如：比例③（国货的～）、称号（先进工作者～）、程度①（文化～）、幅度（降价～）、甘苦②（不知其中的～）、梗概（故事的～）、含量（科技～）、含义（课文的～）、化身②（正义的～）、集锦（邮票～）、口味①（这个菜的～）、料子③（不是读书的～）、年景①（过上好～）、年景②（一派热闹的～）、状况（经济～）
- b. **表看法**，如：念头（有过这种～）、学说（提出一种新～）、愿望（产生强烈的诉说～）；
- c. **表时间**，如：生涯（结束了他的流浪～）、天④（五更～儿）、时代②（回忆青年～）、时光③（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时期（那时正处于抗战～）；
- d. **表空间**，如：头⑥（心挂两～儿）、地区①（这是一个多山～）。

3.3 作定语有限制

不少语言学家把汉语名词作定语看作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但事实上仍有 25.7% 的名词（1109 个）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只能作中心语。如：

例 1 【抱负】远大的志向。

[1]结婚后，老伴为了他，把个人的抱负收拾起来，或者说是全部地加入到他的理想中。（冯骥才《雕花烟斗》）

[2]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和气力了。（张炜《激情的延续》）

例 2 【总和】总加起来的数量或内容：力量的～ | 生产关系的～ | 三个月产量的～。

[1]初步探明储量相当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的石油储量总和。（王朔《刘慧芳》）

[2]而整个宇宙却是无穷的有限空间的总和。（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它们基本上都是表示抽象义的一价名词以及少量表示情感/认识的二价名词，如：

A. 一价名词

a. 表示事物属性

长度（桌子～）、长短①（衣裳～儿正合适）、长势（小麦的～）、程度①（文化～）、尺寸①（衣服的～）、纯度（黄金～）、幅度（增长～）、甘苦②（不知父母的～）、高度（房间的～）、含量（酒精～）、花色①（这布的～好看）、价值②（参考～）、净重（箱子～）、款式（大衣的～）、类型（语言～）、疗效（药物的～）、名额（录取～）、色彩②（地方～）、深度③（研究的～和广度）、特点（计算机的～）、行情（市场～）

b. 表示人的情感/属性，如：

闯劲（青年人的～）、诚意（他的～）、胆量（你的～）、恩情（父母的～）、交情（我们俩的～）、境界②（思想～）、举止（她的～）、苦心（不理解老师的～）、来头①（这个人的～不小）、魅力（人格～）、怒火（胸中的～）、气质②（学者～）、情绪①（急躁～）、柔情（她的～）、锐气（小将的～）、声望（李教授的～）、事迹（英雄～）、寿命（人的～）、私心（个人的～）、威信（领导的～）、信心（我们的～）、雄心（他的～）

为（～检点）、性质（～变了）。

c. 表示时间/空间，如：

空当（这个～）、年代①（～久远）、日期（开学～）、日子①（选个好～）、日子②（有些～了）、时代②（青年～）、时光①（最好的～）、时候②（到～再说）、时间②（要多少～）、时期（抗日战争～）、周期②（运动～）；出处（典故的～）、处境（你的～）、地方②（不对的～）、来源（经济～）、途径（多种～）、退路②（留个～）。

d. 其它

办法（解决～）、本末（事情的～）、才华（艺术～）、场面③（热烈的～）、传说（民间～）、措施（改革～）、大意（文章的～）、得失①（个人的～）、底细（对方的～）、风暴②（革命～）、风波（政治～）、锋芒①（斗争的～）、惯例（国际～）、果实②（胜利～）、花招②（玩弄小～儿）、化身②（正义的～）、活力（青春～）、精神②（文件的～）、苦头（吃了不少～）、冷暖（关心群众的～）、气氛（节日～）、前景（应用～）、趋势（上升的～）、甜头①（尝到一点～）、问题④（出了不少～）、喜讯（天大的～）、压力②（舆论～）、要点①（文章～）、原故（什么～）、原因（外部～）

B. 表示思想/看法的二价名词

感想（我的～）、呼声②（倾听群众的～）、见解（有自己的独到～）、敬意（对您的～）、看法（领导的～）、偏见（对农村的～）、歉意（转达他的～）、说法②（不同意你的～）、想法（我的～）、意见①（你的～怎么样）、印象（对北京的～）、主意①（你的～）。

3.4 作中心语有限制

现代汉语名词作中心语时，绝大部分都可以受名词、数量词的修饰（分别占 76.4%和 86.7%），但能受动词、人称代词、数词直接修饰的则只有少数，分别占 22.5%、5.8%和 2.2%。前二者属于名词的优势分布；后三者则属于弱势分布。因此，本小节将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能否受名词、数量词直接修饰上。

3.4.1 不能受名词直接修饰

4319 个名词中，有 1019 个（占 23.6%）不能直接受其他名词修饰，如：

例 1 【雨水】由降雨而来的水。

[1]茅檐下的雨水，一点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冰心《笑》）

[2]街道上的雨水在哗哗流动，他曾经这样告诉过顾林他们。（余华《夏季台风》）

例 2 【光阴】①时间：青年时代的～是最宝贵的。

[1]提到我的手艺来，我也觉得学徒三年的光阴并没白费了。（老舍《我这一辈子》）

[2]可是老三的光阴并没白白的扔弃，老三学会了本事。（老舍《四世同堂·饥荒》）

从语义类上看，这些名词可分为以下 4 类：

- A. 自然物，如：白云、冰霜、冰雪、波浪、彩虹、苍天、超声波、尘土、春雷、春雨、地球、浮云、篝火、光辉（太阳的～）、光芒、光线、海浪、海水、寒风、黄土、灰烬、积雪、空气①、浪花①、老天、雷电、亮光、烈火、流水、流星、露水、泥沙、泥水、氢气、轻风、清水、晴天、沙砾、闪电、沙砾、霜冻、水滴、水汽、水土①（～流失）、水锈、水珠、太平洋、太阳、天空、天色、晚霞、夕阳、旋风、烟灰、阳光、夜空。
- B. 抽象事物，如：哀思、办法、本事、本质、比喻、必要性、兵权、禀性、茶色、长处、闯劲、乘法、除法、德语、废话、肚量、恶习、肝火、幅度、贵贱、国格、好心、恒心、鸿图、后果、胡话、谎话、回音②、火势、积怨、急事、佳音、家务、借口、金额、敬意、窘况、举止、巨资、决心、客观、苦难、苦头、苦心、牢骚、冷暖、灵魂、民心、

目光、盼头、锐气、色情、善意、神色、神态、声势、时差、岁数、天性、天资、外语、心灵、心胸、性情、雄心、洋相、疑点、疑问、音信、隐情、原故、战火、战乱、真假。

C. **时间**，如：空当、季度、光阴、功夫、时候、年代①（黑暗～）、期限、青春、日子①（定个～）、日子②（有些～了）、时候①、时候②、时间①、世纪、小时

D. **空间**，如：北美洲、美洲、欧洲、非洲、中国、阿富汗、处所、地方②、斗室、家园、绝境、逆境、空地、世界③（周游～）、外国、异乡

3.4.2 不能受数量词直接修饰

4319 个名词中，不能受任何数量词修饰的共有 574 个，占总数的 13.3%。

例 1 【宽度】宽窄的程度；横的距离（长方形多指长的两边之间的距离）。

[1] 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可没限制深度。（邓友梅《四合院“入门儿”》）

[2] 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张正隆《雪白血红》）

但不能说“*一尺宽度、*一百米宽度”等。

例 2 【总数】加在一起的数目。

[1] 所以包括故宫内都有“房间总数几百几十几间半”之说！（邓友梅《步入中庭》）

[2] 恒源庄毫不顾面子地派人来提取了当天营业总数的八成。（茅盾《林家铺子》）

但不能说“*几百间总数、*八成总数”等。

名词受数量词修饰，实际上是“有界性”范畴在汉语语法结构中的反映。如果一个名词不能受任何数量词修饰，则表明其所指称的概念是无界的^[15]。这类名词主要有以下两类：

A. **表示物体的属性**，该属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实体取不同的值。如：

比重、比例③、长度、长短①、程度、尺寸、粗细、大小、单价、定额、纯度、风力、高矮、功率、规模、贵贱、幅度、高度、含量、航程、厚薄、厚度、价钱、价值、进度、净重、宽度、年龄、浓度、篇幅、频率、强度、轻重、容量、热度、深度、深浅、升幅、湿度、收支、寿命、速度、体积、体温、血压、腰围、音量、雨量、云量、质量、重量。

B. **表示不可分割、不可计量的事物**，如：

安危、霸权、本质、表面②、财政、苍天、长短③、成败、大意、大地、得失②、动静②、肺腑②、甘苦①、肝火、骨头②（懒～）、旱情、火势、极限①、近况、绝境②、冷暖、梦乡、人⑥（他～老实）、人⑦（这两天～不舒服）、人格①②③、人情①、盛况、是非①、视觉、视力、体魄、天色、天性、外观、外貌、心灵、现实、虚实、夜色、长势。

此外，还有一些名词之所以不能受数量词修饰，是因为词义本身已经含有一定的数量属性，如：“巨资、两口子、四肢、五官”等；或者表示某种事物的总数/全体，如：“全程（跑完～）、全局（～观念）、全球、全文（～转载）、总和、总数（与会人员～不足一百）”。

4. 名词非自由义受到的搭配限制

名词的非自由义在组合中不仅受到语法功能限制，而且还受到多种搭配限制，有的甚至只能与特定词语结合，或只能出现在某种特定格式中。

我们认为，搭配既与词汇有关，也与句法有关，有些甚至与语言习惯、修辞用法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不同词语之间的语义制约。深入细致的搭配研究十分有助于对词义的组合能力进行更精确的描述。

4.1 词汇搭配限制

4.1.1 搭配词语限于某种特定的语义类

在句子中只能与某个特定语义类的词语搭配，比如：

【窝】 ①鸟兽、昆虫住的地方。②比喻坏人聚居的地方。

“窝”的这两个义位都能受名词直接修饰，但①义只能与动物类名词组合，如：

[1]屋檐里有很多燕子窝。(余华《命中注定》)

[2]老乌鸦很多，她家屋后的大树上就有三个乌鸦窝。(陆文夫《享福》)

②义只能与指人名词结合：

[1]她只想早早离开这土匪窝，或者是死。(尤凤伟《石门夜话》)

[2]马青说，“这次失败是咱这地儿没选好，撞作家窝里了”。(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4.1.2 搭配对象限于特定词语

例1 **【骨头】** ②比喻人的品质。

在中心语位置上，“骨头”的②义通常只与形容词“硬、软、贱”等搭配，如：

[1]我原以为你是个正视现实眼睛眨也不眨的硬骨头。(王朔《人莫予毒》)

[2]别一副软骨头的样子！(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3]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老舍《骆驼祥子》)

例2 **【花招】** ②欺骗人的狡猾手段、计策等。

它一般与动词“耍、耍弄、想、玩、使”等搭配，作宾语，如：

[1]免得金一趟他日后反悔，在耍花招儿。(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他们哪里知道为此他想出了多少花招！(刘心武《一窗灯火》)

[3]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招！(邓友梅《话说陶然亭》)

当然，“花招②”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作宾语，它还可受上述动词修饰作中心语，或充当受事主语。如：

[1]现在和将来只是过去耍弄的两个小花招。(余华《往事与刑罚》)

[2]什么花招也使了，什么套路也用了。(王朔《看上去很美·自序》)

但无论作什么成分，动词“耍、耍弄、玩、使、想”与“花招②”之间的语义关系都是一样的，即“动作+受事”。

4.2 特定格式限制

除了受词汇搭配限制以外，少数名词在组合中还可能受某种特定结构格式的制约。如：

例1 **【颜色】** ②显示给人看的利害的脸色或行动。

该义只能出现在“给……颜色看”这个格式中：

[1]她须忍耐；等到救出妈妈来，她再给东阳一点颜色看看。(老舍《四世同堂·饥荒》)

[2]别人怂恿她：“你得教训教训那家伙，给他点儿颜色看呀！”(梁晓声《冉之父》)

例2 **【田地】** ②地步。

该义可以与不同的词语搭配，但只能出现在“到……~”这个格式里：

[1]这个家还没到开不了饭的田地。(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感情坏到这个田地，多说话有什么用？(钱钟书《围城》)

4.3 固定搭配

固定搭配是指那些经过长期使用已经凝固下来的一起出现的组合关系，如“标本兼治、儿女情长、耍花腔”等，其所搭配的词语和结构格式都有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更改或插入其它成分。如：

例1 【标本】①枝节和根本。

“标本”的该义只能出现在“~兼治”这个成语里：

[1]这种整顿，应该是标本兼治，务求实效。（《人民日报》1995年6月28日）

[2]在深入上下功夫，要注意标本兼治，加强制度建设。（《人民日报》1995年1月25日）

例2 【高明】①（见解、技能）高超：主意~。②高明的人：另请~。

“高明”的①义是形容词，②义是从①义引申出来的，是指人名词。②义则一般只出现在“另请~”、“就教于~”等固定格式里¹，如：

[1]她不去，你可以另请高明。（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笔者和一群同工摸索和实践单元教学两年，有些体会，也还有些疑惑，正好在这里说说，就教于高明。（黄凤意《中国语文单元教学漫谈》）

4.4 跨句搭配

迄今为止的词语搭配研究，绝大多数是限于一个单句或短语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搭配。但实际上，互相搭配的成分既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内，也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句子中，这就是语篇层次的跨句搭配（intersentential collocation）。如：“朋友”有以下两个义位：

① 彼此有交情的人。②指恋爱的对象。

但如果孤立地看下面这句话，我们无法判断“朋友”的词义究竟是指哪一个：

[1]我已经有朋友了。

如果把考察范围扩大到句子以外，有了更多的上下文，则很容易就能确定它的意义，如：

[2]我已经有朋友了，下了班大家一起打球、喝酒，可热闹了。

[3]小叶，你是发神经病？还是爱他爱得太厉害，疑神疑鬼？没人抢你的刘思佳，我已经有朋友了。（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例2中的“朋友”可用“大家”来回指，说明是不止一个人，再加上后面又与“打球、喝酒”等词搭配，因此可判断它指的是①义（“有交情的人”）。

例3中的“朋友”则是②义（“恋爱的对象”），因为“爱”与“朋友”形成了跨句的搭配关系，限制了它的所指范围；而且常识告诉我们，恋爱的对象一般只限于一个。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够借助于上下文把握词义，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搭配特征可以起到确定语义场的作用。比如，以“朋友”为中心，至少可建立以下两个组合语义场：

朋友①：~来访、~重逢、~聚会、~捧场、~帮忙、~多、~少、招待~、拜访~、邀请~、结交~、够~、信任~、帮助~、关心~、中国~、外国~、作家~、

¹ “[华语桥](#)”网站站长张从兴在2004年6月30日晚上对“高明②”在网络上的分布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该义在“另请~”固定格式里占绝对优势，但也不排除其他几种格式。如：

	另请~	请~指教	请~指正	请~赐教	就教于~	见教于~
Google 搜索	5180	91	16	1	117	30
百度搜索	10500	162	12	10	57	62

非常感谢张站长的量化考察建议，以及富有成效的统计工作。

青年~、酒肉~、一群~、一些~、老~、新~、好~、忠实的~、可靠的~
朋友②：谈~、介绍~、找到~、思念~、爱~、~约会、~相爱

当我们不能确定一个具体语句中“朋友”的意义时，可以从上下文中寻找，看看有没有与“朋友”的两个义位同属于一个组合语义场的词语。如例 2 中“打球、喝酒”和例 3 中“爱”的出现，都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判断“朋友”的词义。

5. 研究非自由义的意义

5.1 词义描写本身的要求

词义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概括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在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词义同经常结合的词语及句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要求词典的义项划分就要既看充分考虑词义自身的差别，同时又要重视词义的组合特征。这一点对于非自由义尤为重要。比如，“脉搏”《现代汉语词典》只给出如下一种解释：

【脉搏】心脏收缩时，由于输出血液的冲击引起的动脉的跳动。

该意义上的“脉搏”是医学术语，一般用于“人”，在句子中经常与“跳动、收缩、加快、均匀、紊乱”等词搭配，或者作“按、号、测量”等动词的宾语，如：

[1] 你知道你的心脏特别健康，脉搏又沉又稳。（张承志《北方的河》）

[2] 他脸色蜡黄，出着虚汗，脉搏急一阵缓一阵。（张炜《柏慧》）

但随着语言的发展，“脉搏”越来越多地与无生命的抽象物名词搭配使用，比喻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时代的主流动态或发展趋势，如：

[1] 他们都能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跨越了一个个艺术高峰。（《人民日报》1995年2月1日）

[2] 许多驻塞尔维亚的外国使节都把马尔科维奇的文章当作必读的参考材料，想藉此把握住塞尔维亚的政治脉搏。（谭新木《第一夫人写书忙》）

“脉搏”的这种比喻义通常只能受一些双音节名词修饰作宾语，是非自由义。但据笔者统计，在 4500 万字的真实语料中，“脉搏”比喻义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本义，而《人民日报》1995 年 1~6 月的语料（1000 万字）中，“脉搏”共出现 22 次，全部都是比喻义。这说明它确实已经进入汉语词义系统中，成为一个新义，词典应为之设立一个新义项。

5.2 有助于语法研究的深入

语法研究应充分考虑词义，一个词有不同的意义就可能会是不同的语法单位。词类划分时，首先就要考虑义位。比如，“高明”一词有两个意义：

①（见解、技能）高超：主意~。②高明的人：另请~。

①义是自由义，在句中可以作谓语、定语。②义是从①义引申出来的，只能出现在固定格式“另请高明”里，是典型的名词非自由义。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高明”属于哪一个词类，只能说“高明①”是形容词，“高明②”是名词。

此外，把语法属性与词义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提高语法描写的精确性。这一点在以往的语法研究中往往被人忽略。如：

【骨头】①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根据形状的不同，分为长骨、短骨、扁骨等。

②比喻人的品质：懒～|硬～。

“骨头”的②义是①义的比喻义。从组合能力上看，①义是自由义，具备名词的5项优势分布；②义则限于与形容词“硬、软、贱”等搭配，是非自由义。如：

语法功能		①义	②义
单作主语	～+动词	～断了/～扔了/～伤着了/～折了/～没有了/～卖完了/～啃光了/～腐烂了	/
	～+形容词	～碎/～疼～多/～少	～硬/～软/～轻/～太贱
单作宾语	动词+～	啃～/抢～/扔掉～/炖～/买～/敲断～	有～/没有～
作定语	～+名词	～架子/～汤/～种类/～长度/～店	/
作中心语	名词+～	动物/人+～： 猪~/鸡~/鱼~/牛~/羊~/人～	/
	数量词+～	一根~/几块~/一堆~/一截~/一把~/一筐~/一种~/一些～	/
	形容词+～	烂~/碎~/嫩~/老~/	硬~/软~/贱~/懒～

表3 “骨头”在两个义位上的不同语法功能

但《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却把它们合起来作为一个词条，如：

词语	子类	个体量词	容器量词	种类量词	成形量词	不定量词	前名	后名	前动	主语	宾语
骨头	na	根	包	种	堆,截	点,些	可	可	否	可	可

表4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对“骨头”语法功能的描述

显然，这样的语法信息描述是不精确的。“骨头”的②义不能直接修饰任何名词，也不能受任何名词和数量词直接修饰，因此，词典中“后名”、“前名”及各个量词字段的值的其实都只是①义的。

6. 结语

本文把词义与词的组合能力说明结合起来，对现代汉语名词非自由义的句法功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结果发现：从语法分布角度来看，名词非自由义都不完全具备主语、宾语、定语（直接修饰名词）和NP中心语（受名词、数量词直接修饰）等语法功能，只能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最多4个）语法位置上出现。非自由义内部仍存在着词义自由度的差异：能够充当的语法成分越多，在每个语法位置上所结合的词类越广泛，则词义的自由度越高；反之，能够充当的语法成分越少，在每个语法位置上所结合的词类越少，则词义的自由度越低。

搭配范围的宽窄，也直接显示出词义自由度的高低。对于非自由义而言，既有在某个具体的语法位置上对特定语义类或特定词语的选择限制，又有对特定结构格式的限制，有些非自由义甚至只能出现在少数几个固定搭配中。

词义的自由义和非自由义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促进使词义描写和语法研究更加深入，而且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词典编纂、语言教学与语言信息处理等语言工程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 [1] John Lyons. *Semantics Vol.I*[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John Lyons.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4]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6] Mei-chun Liu. *Mandarin Verbal Semantic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M]. Taiwan: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2001.
- [7] H.维诺格拉托夫. 词的词汇意义的主要类型[j].《俄语教学和研究》1958年第2-3期
- [8]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9]俞士汶. 朱学锋. 王惠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第2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0]王惠. 2002. 基于组合特征的汉语名词词义消歧.《中文计算语言学》(台湾)第1期
- [11]袁毓林.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j].《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
- [12]袁毓林. 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研究[j]. 见:《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pp29-58.